

原来最残忍的画面是祝你幸福
原来最孤单的是我还是那么想你

原来最疼痛的表情竟是没有情绪

原来最悲哀的是我不能面对自己

终于明白，有些人，不抱了才温暖，离开了才不恨

原来

最疼痛的表情竟是没有情绪

Ruguo nishiwode
CHUANSHUO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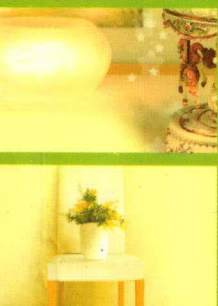
叶紫
YEZI WORKS
著

沈阳出版社



如果你是我的传说

Ruguo nishiwode
CHUANSHUO



如果你是我的传说

Ruguonishiwode
CHUANSHUO



沈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如果你是我的传说 / 叶紫著. —沈阳: 沈阳出版社,
2012.6

ISBN 978-7-5441-5008-8

I. ①如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25511 号

出 版 者: 沈 阳 出 版 社

(地址: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编: 110011)

网 址: <http://www.sycbs.com>

印 刷 者: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发 行 者: 沈 阳 出 版 社

幅面尺寸: 165mm × 235mm

印 张: 13.5

字 数: 200 千字

出版时间: 2012 年 8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: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沈晓辉 鲁莎莎

装帧设计: 姚姚设计工作室

责任校对: 宋玉萍

责任监印: 杨 旭

书 号: ISBN 978-7-5441-5008-8

定 价: 25.00 元

目录

· CONTENTS ·



【第一章】 / 1

终有一天你会知道，公交车五分钟一班，地铁九分钟一班，我们的爱一辈子只有一班。

【第二章】 / 20

不管未来怎样，请你记得，时至今日，我如此爱你。

【第三章】 / 36

如果我知道怎么舍弃你，那该有多好。

【第四章】 / 58

我的心碎了，可是我没有胶水。

【第五章】 / 71

爱你，很久了，等你，也很久了。现在，我要离开你了。比很久很久还要久。

【第六章】 / 91

有时候，离开是为了拯救爱情，因为我们害怕它过早死去。

目录

CONTENTS



【第七章】 / 109

人总得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，不是你说句对不起，我就得说没关系。

【第八章】 / 132

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，这就是向日葵的花语。

【第九章】 / 150

如果可以选择的话，不要用恨来结束一段爱。

【第十章】 / 170

在爱的世界里，没有谁对不起谁，只有谁不懂得珍惜谁。

【第十一章】 / 192

爱，从来就是件千回百转的事。不曾被离弃，不曾受伤害，怎么懂得爱人？

第一章

Ruguonishiwode
CHUANSHUO

总有一天你会知道，
公交车五分钟一班，
地铁九分钟一班，
我们的爱一辈子只有一班。

“只怪我们爱得那么汹涌，爱得那么深。于是梦醒了，搁浅了，沉默了，挥手了，却回不了神……”

《最熟悉的陌生人》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，将躺在床上的丁辰吓了一跳，静谧的室内，萧亚轩的声音格外高亢。

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时常会有国外的供货商在半夜同她联络，所以她从不关机。但当她睡眼朦胧地伸手够到床头柜上的手机后，屏幕上显示的却是那个熟悉的号码。

半梦半醒间，她愣怔地听着第一遍歌唱完，直到第二遍又不屈不挠地响起，她才反应过来，按下了接听键。

丁辰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对方已先自开口。

“您好，这里是乱世佳人酒吧，我是酒吧的侍应生。我们这里有位客人喝醉了，他的手机上显示这是家里的号码，请问，您能过来接他吗？”

丁辰的睡意顿时消了大半，她抹把脸坐起，“谢谢，我马上去。”

出门时，她看了眼客厅墙上的挂钟，此时，指针正指向凌晨四点。

丁辰把车驶入停车场，停在一辆金色奥迪 TT 旁。耀眼的金色跟她那辆黯淡的广本车形成鲜明对比。她扫了眼车牌号，幽幽叹口气。

乱世佳人酒吧，最喧嚣的时段已经过去，偌大的大厅内放着柔和的音乐，有几拨客人正在安静地喝酒，间或聊几句。

丁辰见一名服务生从面前走过，忙上前拦住，“我是接到你们的电话赶过来的，请问那名喝醉的客人在哪里？”

服务生打量下她，说：“请跟我来吧。”

他将丁辰带到二楼的一间包厢，一开门，一股浓烈的酒气扑面而来，音乐声早已停止，五彩的射灯将包厢照得光怪陆离。

长沙发上躺着一名穿黑衬衣的男子，饱满匀称的身形，修长笔直的双腿斜斜地搭在地上，玻璃茶几上杯盘狼藉。丁辰随意扫视几眼，角落里起码有三四只洋酒的空瓶。

她走上前去拍拍男子的脸，轻唤道：“裴子墨，你醒醒。”

男子睁开一双醉蒙蒙的眼，看看她，“你来了。”

“对！”丁辰应着，准备拉他起身。

“对不起，这位先生还没有埋单，您能否……”服务生吞吞吐吐地说道，不失时机地将手中的账单递给丁辰。

二千二百六十元三角。丁辰看了下，正准备掏出风衣口袋中的钱包，沙发上的裴子墨忽然嚷嚷起来：“我来，我来，我来埋单，谁都别跟我抢。”一只手还在身上摸着什么。

丁辰一眼就看到茶几上裴子墨那只 HERMES 的皮夹，孤零零地落在一角，翻开的钱包里空空如也。

她从自己的钱夹里抽出信用卡递过去，“麻烦你结账。”

将裴子墨沉重的身躯搬上车是个体力活和技术活，身材娇小的丁辰很理智地选择了酒吧服务生做搬运工。将裴子墨架上车后，丁辰的眼神掠过那辆金色 TT，关门开车。

看来裴子墨醉得不轻，一路上都沉沉睡着。等车开到自家楼下的车库，丁辰傻了眼，她只想到请侍应生帮她把裴子墨弄上车，却没想到到了家要怎么办。

丁辰连拖带拽地将裴子墨弄出车，吃力地架起他往电梯走去。车库保安见状急忙上前，帮着她一起架住裴子墨，“裴先生今天又喝醉啦？”

“嗯。”丁辰淡淡道。

“您对裴先生可真好，每回都亲自接他回来。”

丁辰微微一笑，扶住裴子墨靠在墙壁上，保安替她按下 16F。

“再见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把裴子墨搬上床，替他换上干净的睡衣，丁辰已快累趴下了。

时间慢慢走向六点，她看了看依旧熟睡的裴子墨，轻轻退出去关上门。

她推开阳台的落地窗，清晨的寒意扑面而来，她不禁打了个寒战。丁辰给自己倒了杯清水，缓慢地一点一点喝下，冰冷的感觉从喉头直刺入心底。

不知坐了多久，东方渐露淡淡橘色，丁辰深吸口气，清冽的空气溢满胸腔，新的一天又开始了——忙碌、无趣的又一天。

她回过身，见裴子墨已经起床，正站在门内看着她。

“醒了？”她微微侧身，从他身旁经过，进到卫生间洗漱。

裴子墨跟进去，打了个哈欠，问：“昨晚是你去接我的？”

丁辰含着满嘴的泡沫，含糊地嗯了一声。



“那你见我钱包里的钱了吗？”

丁辰吐掉牙膏沫，漱口完才回答：“服务生拿去结账了吧，我去的时候已经埋过单了。”

他哦了一声，英俊的脸上闪过一丝困惑。

丁辰抹抹嘴，指了指外面，“我准备好早餐了，你一会儿记得吃。衣服洗干净了，都挂在衣帽间里。”

“你要先走了么？”裴子墨见她已走进衣帽间换衣服，又跟进去，当着她的面宽衣。

丁辰望着脱了睡衣的他，脑子有片刻空白。

裴子墨保养得相当得体，挺拔匀称的身段，肌肉紧实，光滑的肌肤泛着健康的色泽。丁辰微红了脸颊，不自在地背过身换下身上宽大的T恤。

“老夫老妻了，还这么害羞。”裴子墨一把抱住丁辰，修长的手指轻佻地滑过她饱满的胸脯。

丁辰心中一悸，努力抑制住狂跳的心，面上却依然冷淡，“放开。”

裴子墨讪笑地松开她，穿上衬衣，一颗颗扣上纽扣。丁辰微微叹口气，伸手为他扣好最后一粒，再抽过架上一蓝一黑两条领带，在他的衬衫上比画了一下，就将那条深蓝底白色花纹的领带熟练打上。

他们身后的穿衣镜里，丁辰的套裙只穿了一半，黑色的羊毛短裙下是两条笔直修长的腿，上半身的套装还没穿上，淡蓝色的丝绸衬衣凉凉地贴在她雪白的肌肤上。

她低垂着头，有一缕卷曲的发丝挣脱发圈的束缚，俏皮地在她耳后轻快跳跃。

裴子墨喉头一紧，用力将她搂住，吻上她细腻柔滑的脖颈。丁辰惊得心脏乱跳，忙去推他，却被他抱得更紧，后背贴上身后的镜面。

裴子墨吻得很狂热，渐渐辗转至她唇上，轻轻吮吸。丁辰只觉得脸上越来越烫，脑中像炸了锅一样在沸腾，背后却是冰冷刺骨。在冰与火的考验下，她终于找回了理智，使劲将裴子墨推开，“别闹，上班要迟到了。”

她飞快地整理好被裴子墨拉开的衬衣，抚平上面的褶皱，红着脸胡乱套上外套，抓过皮包逃了出去。

裴子墨嘴角噙着一抹笑意，看着丁辰惊慌失措又强装镇定的神情。大门砰一声被关上，他唇边的笑意也在瞬间隐去。

他从容不迫地穿戴整齐，也离开了家。

丁辰开着她那辆旧广本，依旧提前半小时到达公司。

将车泊进车位，她呆愣地趴在方向盘上，盯着车钥匙上的一串水晶静静发呆。

刚才从家里出来得太匆忙，她把羊毛大衣忘在了衣架上。车子的发动机停止了，寒气很快弥散到四周，一点点渗入肌肤。

想起早上裴子墨反常的举动，她的脸就不受控制地发烫。结婚第一年，她对她一直是冷淡却又和善的，从没有热烈的举动，更别提刚才那样粗暴又热情的拥吻了。

最近这一年多来，裴子墨变了许多，越发地爱逗她、戏弄她，原先总是彬彬有礼的他现在似乎很喜欢看她窘迫、无措的模样。

她不明白这到底是因为什么，她只知道她和裴子墨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

突然间音乐声大作，将犹自沉浸在思绪中的丁辰吓了一跳，等她反应过来，才发现是自己的手机在响。她从包里拿出手机，看到屏幕上显示的时间离九点上班就只剩五分钟了。

是同事兼好友叶紫的来电，丁辰接起飞快地说了句“我马上就到了”，就立刻挂了电话推开车门。

她抱着包小步紧走，快速地穿过空旷的车库躲进电梯，直达六楼。

天宇是一家专营玻璃制品的公司，丁辰自硕士毕业后就一直供职于这家公司，六年来从没挪过窝。她称得上是元老级的员工，且忠心耿耿。

她端着茶杯，站在宽大的木格窗前，目之所及皆是一片片拆迁后的废墟。这一带的民居早在一个月前就被夷为平地了，唯独他们这栋小楼还屹立不倒，犹如汪洋中的一片落叶。

“Ariel，你在吗？”叶紫轻声敲门。

“进来吧。”丁辰转身放下茶杯。

叶紫推门进来，诧异道：“你今天穿这么少，不冷吗？”她又细细打量了丁辰一番，“你怎么连丝袜都没穿？”

“今天起晚了，”丁辰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，坐下笑笑，“东西都收拾好了？”



交接也都没问题了？”

叶紫狐疑地瞧了她一会儿，丁辰表情淡然。见从她脸上看不出什么，叶紫也只得放弃。“嗯，全部打包好了，鸿祈国际也已经适应过了，明天开始正式上班。”

丁辰满意地点点头，“我相信你的能力，在鸿祈国际那边也会有更好的发展。”叶紫是自己一手带出来的，自然对她有信心，但同时这份新工作也是自己一手促成的，于情于理自己都要关照几句，“你要记得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不能丢你的脸嘛。”叶紫笑嘻嘻地说，“作为报答，我晚上请你和裴子墨吃饭？”

丁辰低头看着面前的文件，慢悠悠地道：“你和向晖二人世界去吧，我们今天要去浦东。”

“哟，公婆召唤啊，那就约下次喽。”叶紫嬉皮笑脸地道。

“好，金茂旋转餐厅。”丁辰狡黠一笑。

“你敲诈我！”叶紫哀号一声，飞快地站起身，摇头晃脑地退出丁辰的办公室，“当我没来过，我什么都没有听见。”

丁辰抬头见叶紫惊慌失措地逃离，唇边溢出淡淡笑意。

叶紫跳槽了，以后就没人让她调侃了，最重要的是，她又要再招个助理，要是能有叶紫一半的伶俐她也心满意足了。

门再度被敲响，叶紫探进半个脑袋，眨眨眼，“放心，我去了鸿祈国际会每天帮你盯着裴子墨的。”

丁辰失笑，作势拿笔扔过去。

叶紫笑着逃开。

淮海路顶级的商务楼，此时已过了上班高峰，裴子墨悠闲地吹着口哨，手里转着车钥匙，乘坐电梯到三十五楼。

“裴经理，您来了。”前台 Maggie 见到他，交给他一叠信件，脸上浮现出一层疑似娇羞的红晕。

裴子墨微笑着接过，眼神一挑，毫不意外地看到 Maggie 两颊绯红，害羞地低下头。

鸿祈国际有两大公认的帅哥，一为市场部的沈皓，另一个便是裴子墨裴大

公子。只不过沈皓向来洁身自好，将公司众花痴女的芳心一一弹落后，她们一个个的把爱慕的目光投给了裴公子。

“你总算来了。”裴子墨刚进办公室，沈皓就敲门进来，掏出皮夹，抽出一叠人民币。

裴子墨疑惑地问道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什么什么意思？还你钱呀。”沈皓被他搞得莫名其妙的，“昨天在酒吧的时候，一个客户打电话给我，让我帮忙处理一些突发事故，我身边没带够钱才问你借的，还关照过你别抢着埋单。”

“你拿了多少？”裴子墨拿出钱包，又翻看了一遍。

“全部，一共两千八。”沈皓把钱放在桌上，“你点点，我马上要走了，还得陪那个客户去趟交通大队。”

“怎么你现在连这种事也要管？”

“他捏着公司的一张大订单，没办法。”他见裴子墨直接把钱装进皮夹，笑道，“哎，少了我可不负责。”

“行了，你快走吧。”裴子墨冲着他摆摆手，从口袋中取出不断震动的手机，看到屏幕上的名字后微微一笑。

电话接通，他却不说话，等着对方先开口。

另一头的丁辰等了很久也没听见裴子墨的声音，便低低问道：“你在听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在。”

裴子墨低沉富有磁性的嗓音让丁辰心口一荡，她怔了怔，一时竟想不起打电话的初衷。

“怎么？”裴子墨问。

“哦，”丁辰回过神，“早上忘记告诉你了，妈昨天打电话来让我们今晚去吃饭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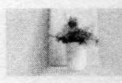
“好的，”裴子墨回答简洁，“还是你开车过来接我？”

“嗯，我大概六点能到。”

“好。”

挂上电话，丁辰长长舒了口气。她不知道别家夫妻电话里都会说些什么，但肯定不会像他们这样。

五点五十五分，丁辰准时到达。没过两分钟，就看到裴子墨双手插在大衣



口袋里，悠闲地走来。

这件黑色的羊绒短大衣是去年圣诞节时丁辰送给他的礼物，将他饱满的身材修饰得完美无缺，灰色的 Armani 羊毛西裤包裹得他双腿笔直修长。她低低地笑，自己的眼光果然是极好的。她忽略掉周围向他暗送秋波的女人那暧昧的眼神，只是专心地注视他，心底有隐隐的期盼。

“走吧。”裴子墨打开车门，坐在副驾驶座位上。丁辰顿时又觉得有些压抑。她重新发动车，汇入滚滚车流。

两人沉默了良久，裴子墨顿觉无聊，便扭开了车载音响。

是一首《可惜不是你》。熟悉的曲调让他身形滞了滞，当前奏响起时，他不动声色地关小音量。“原来你也听梁静茹的歌。”他语气轻松，重重地靠上椅背。

“叶紫送的碟，说这首歌曾经风靡一时也是她 K 歌必点曲目。我也挺喜欢，所以反反复复地听。”丁辰破天荒说了很多话。当她用余光观察到靠在椅背上的裴子墨已微合上双眼，便立即闭上嘴。

她在裴子墨面前从来都是沉默寡言的，今天这是怎么回事？似乎从早上开始，一切都变得不对劲。又说不上来哪里不一样，只觉得手足无措。

裴子墨轻笑，即使闭上眼睛，也能清晰地回忆起曾经美好温馨的画面。

路上有些堵，一路开开停停，两人都静默不语。

封闭的车厢里，气氛沉闷压抑。

丁辰摇下半扇车窗，刺骨的寒风灌进来，让头脑慢慢清醒。她不禁在心底嘲笑自己：丁辰啊丁辰，你以为你和他结了婚，就会被他所接受吗？别痴心妄想了。

她又想起了他们仓促的结婚典礼，以及结婚那天晚上他说过的话：“我需要时间，请不要勉强我。”

眼眶微微有些湿润，正因为这句话，她从来不曾勉强他做任何他不喜欢的事，甚至容忍他一次又一次的晚归。她在等待，等他有一天能全心全意地爱上她，一如她爱他那样。

“绿灯了。”坐在副驾驶座上的裴子墨出声提醒。丁辰立刻反应过来，车后

已传来此起彼伏的喇叭声。

“怎么心不在焉的？不舒服？”裴子墨侧过身，担忧地说道，“要不我来开车？你休息会儿。”

“不用，就快到了。”丁辰摇头，在路口大转弯后，深深吸了口气，紧握方向盘的双手也渐渐放松。

“那么把车窗关了吧。”裴子墨示意道，“别着凉了。”

“好。”

“古韵坊”气势恢宏的门楼就在前方不远处，丁辰终于可以摆脱车内这压抑的氛围了。

“古韵坊”是一个有着浓郁江南园林风情的纯中式别墅小区，裴子墨的父母就居住在其中一栋飞檐翘角的三层小宅中。

丁辰停好车，抢先开门下去。

裴子墨跟在她身后一步步跨上台阶。望着她纤细的背影，他唇边挑起一抹别有深意的浅笑。

裴子墨的母亲有一双和他一样笑起来眯成弧线的细长眼睛，她秀丽、苗条，烫成大波浪的长发挽在脑后，穿着小巧的蕾丝拖鞋，正从厨房迎出来。

“辰辰、子墨，你们来啦。”她上前亲热地挽住丁辰的手，拉住她往客厅去，“前两天你爸爸的老战友送来两只放养的乌骨鸡，我炖了一下午了，现在喝刚刚好。”

她把丁辰按在餐桌旁，那一大锅喷香的鸡汤就放在桌子中央，她亲手舀了一碗递给丁辰。

“妈，我的呢？”裴子墨后脚跟进，大咧咧地坐下，托着下巴看着丁辰面前的那只大号青瓷碗。

“瞧你那副馋嘴的模样，少不了你的。”裴母笑斥道，转身吩咐保姆秦阿姨从厨房端出一个白瓷的小炖盅。

掀开盖子，一股扑鼻的中药味刺得裴子墨紧皱眉头，“妈，这是什么啊？”

秦阿姨在边上偷笑，“这是你妈妈特地为你准备的虫草人参乌骨鸡汤，里面加了几十种珍贵的药材。”

裴子墨捂住鼻子，“为什么我要喝这个？拿走拿走。”

裴母一个巴掌甩在他脑门上，“你们结婚两年了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是



不是工作压力太大，身体吃不消了？”

没等到回答，她又指着裴子墨说：“我听说你在外面喝酒喝得挺厉害的，像你这样子怎么生孩子啊？看来这个虫草人参炖乌骨鸡的功效还不够强，下次找你孙伯伯要个补肾的方子来。”

丁辰一口汤差点喷出来，她咳嗽着，看向一头黑线的裴子墨，使劲憋住想要狂笑的冲动。原来婆婆今天叫他们回来，就是为了这件事。她拉过纸巾擦擦嘴，隐去笑意，环顾四周后将话题扯开，“爸还没回来？”

“他和你孙伯伯钓鱼去了，今天不回来。”裴母站在裴子墨身边，笑眯眯地看着他。

裴子墨知道今天是逃不过去了，便无奈地屏住呼吸，把那盅乌漆抹黑的汤喝了个底朝天，终于收获裴母满意的笑容。

秦阿姨把菜端上桌，裴母笑着坐下，招呼丁辰，“吃饭吧。”

饭后，裴子墨陪着裴母去散步，丁辰同秦阿姨一起收拾厨房，整理客厅。

等他们散步归来，丁辰已将苹果、橙子等各式水果切开装盘，端上客厅茶几。

裴子墨打开电视机，在裴母身边坐下，刚拿了块苹果丢进嘴里，就被裴母打了下手掌，“年纪轻轻的看什么电视，回自己房间去，今天就住在这里，反正是周末，明天不用上班。”

裴子墨眼角扫过丁辰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好，那我们今晚就住下了，我们去收拾房间。”说罢，他拉起丁辰的手。

秦阿姨正要回答他，却被裴母一个眼神制止住。等他们的身影消失在楼梯拐角，她才笑道：“这两个年轻人，就是要多给他们制造点机会。”

裴子墨打开一间朝南的房间，进去就一头扑倒在床上。

丁辰打开灯，这间房间里的摆设和装饰还是和刚结婚那会儿一样。乳白色的欧式家具，粉嫩的鹅黄色窗帘，雅致的白底小碎花床品。她笑了笑，裴母的喜好，永远的粉嫩色小碎花系，初看还不错，看久了就有点视觉疲劳了。

她走到床头，将带着蕾丝边的床罩拉开，经过裴子墨旁边还特意加了把劲，示意他起身。

裴子墨翻了个身，一把掀开床罩，另一只手用力地把丁辰也拉到床上。他

痞痞地笑着，将她压在身下，修长的食指轻轻拨开她脸上的发丝，“看我被妈说教心里很痛快是吧？”

“没有。”丁辰摇头，掩饰着心事被说中的慌乱。她侧头看向拉着的窗帘，小朵的粉色蔷薇花枝繁叶茂，盛开在鹅黄的底子上，晃得她眼晕。

裴子墨轻轻捏起她的下巴，与之对视，嘴角的笑意加深，微眯起双眼，“妈炖的汤真是色香味俱全，就是不知道功效如何，我们要不要来试验一下？”

丁辰的身子颤抖了下，双手下意识地捏住床罩的一角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你，你要做什么？”

裴子墨哈哈大笑，“当然是做所有夫妻都会做的事。”

丁辰瞬间红了双颊。结婚这么久，他们虽然也尽过夫妻义务，可还是第一次领教到裴子墨似火的热情，这让她颇不适应。

她不自在地扭了下腰，往边上挪了挪，被裴子墨按住，唇迅速压上。他将脸埋在丁辰的脖颈里，声音低哑，“别动。”

丁辰就这么僵着身体，一动不动。

过了许久，她感觉到裴子墨吻上了她的耳垂，便乖乖合上眼。

“不要闭眼，你的眼睛，很漂亮。”

丁辰倏地睁大眼，裴子墨放大的俊逸面容就在眼前，他的眼神幽深魅惑，带着邪邪的笑意，毫不掩饰眼底赤裸裸的欲望。

第一次听到裴子墨如此赞美她，她想不明白，为何他今天突然对她热情怜爱，让她经历了生命中太多的第一次。

丁辰心中涌起阵阵甜蜜，等了这么久，终于守到云开见月明了。就算这是短暂的一瞬间，她也愿意。

她伸出双手，圈住裴子墨的脖子，轻轻在他耳边说出那句埋藏在心底深处的话：“我爱你。”

裴子墨的身体一僵，正在解衣扣的手停了下来，低头盯着丁辰的脸，眼中渐渐透出不可捉摸的神色。

丁辰心中一阵发凉，他又恢复到从前那副冷淡疏离的神情了。她知道是自己刚刚那句话将他又一次推离，不觉懊恼又沮丧。

裴子墨并没有停顿多久，又重新专心致志地去解丁辰的衣服。他埋在她胸前，轻易点燃了她身上的火焰。身体的欢愉冲击着她冰冻的心，她很快迷失，只能紧紧攀附住裴子墨的肩膀，任他予取予求。



那天晚上，在她昏昏欲睡的那一刻，她似乎听到裴子墨在她耳边低语：“对不起。”

临近年底，丁辰的工作越发忙碌。

各家合作单位订购各式礼品，用于年会和展会。

丁辰在焦头烂额之际，接到三个电话。

一个是叶紫打来的，短短几个星期的工夫她已在鸿祈国际站稳了脚跟，于是想兑现当时的约定，要请丁辰以及裴子墨吃饭。

第二个来自母亲大人，说是堂妹丁小娅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找到理想的工作，这次想来上海碰碰运气，由丁辰负责接机和款待。还没等她开口，性急的母亲就把电话挂了。

最后一通是高中同学卞永锋打来的，约定月底同学聚会，还笑嘻嘻地明示，可以带家属，让丁辰忍俊不禁。

丁辰低头看表，已是下午两点，现在出发刚刚好。堂妹人不坏，就是发起娇嗔来让人受不了。她和丁辰完全是两种类型的人，丁辰从小就独立，能自己搞定的绝不麻烦别人，而她最好样样事情都有人替她打点好，所以找不到工作也属正常。

路上堵了一会儿，到机场已经三点。丁辰心急火燎地停好车，幸好手机还没响过。

又过了一刻钟左右，人群中丁小娅抚着一头顺溜的直发袅袅然走来，举手投足间风情万种。她一眼就看到了丁辰，兴奋地挥手，“姐，我在这儿。”

丁辰上前几步，接过她手中的拉杆箱。

“哎，姐夫怎么没来呀？”丁小娅顺手把精致小巧的拎包也甩给丁辰。

“他上班呢，走不开。”丁辰觉得好笑，这许多年了，小堂妹还惦记着裴子墨呢。回想当初她第一次见到裴子墨还是高三毕业的暑假，没多久就被他俘虏做了他的小粉丝，乃至现今还念念不忘。

“那让他晚上请我吃饭。”丁小娅摸着下巴说。

丁辰迟疑了下，“好，一会儿你自己打电话给他。”

“打就打呗。”丁小娅满不在乎地说道。她是外貌协会的，看着帅哥吃饭怎么着也吃得香。